诗露花语

三衢味(组诗)

徐俊飞

衢州大米

盆里一粒晶莹的大米
众生一只黑色的蚂蚁
多年后发现,执着的蚂蚁
徘徊在洁白的世界里

常山贡面

当金色的阳光穿过薄云
万千银丝
便洒落下来。此刻

每一粒面粉都灵动起来
轻轻地随风摇曳

一根银丝,是来自故乡的
一分思念

是妈妈的叮咛和
游子的夙愿

那一夜被悄然拉长的
是祖传的营生

案板、木架和竹筷
见证了一个古老的传奇

穿越千年烟火的精灵
也是大明圣上的使者

江山猕猴桃

当初,你离开枝头的时候
分明有
坚硬的内心
是时光的牙齿,偷食
青涩,抚慰了倔强
多像我中年的心事,走着走着
一声不吭就
软了下来

凡人之间

曾祖父的浪漫

蔡璐

在家中整理旧物时,翻出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是一对年轻的情侣,英俊的小伙儿戴了一副金属框眼镜,漂亮的姑娘穿着小碎花裙。这张略显年代感的照片上的主角,正是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

曾祖父和曾祖母第一次相遇,是在大学报到那天。曾祖父在人群中注意到了穿着小碎花裙的曾祖母,他说在乡下从没见过这样白净的姑娘。他走到曾祖母面前,紧张得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是磕磕巴巴地说了一句:“同学,请问报到处从哪里走?”后来,曾祖母提起这件事总跟我说不要嫁曾祖父这样的人,嘴笨还不懂浪漫。我在心里偷笑。

姨祖母说,以前曾祖母跟着曾祖父吃过很多苦,最苦的时候经常吃不上一顿饱饭。曾祖母心疼曾祖父劳苦,总把饭多的那碗分给他,曾祖父也时常偷偷拨回给曾祖母。他们就这样知道对方的把戏,也守护着彼此的秘密。这些话,我从未在曾祖母的口中听过,但在饭桌上看见他们因为谦让一个鸡腿拌嘴。有一次,甚至听到曾祖母喊:“老范,你今天不把它给我吃了,我就跟你离婚!”

有一年七夕,曾祖父问我,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什么,我说小姑娘都喜欢花。那天,曾祖父趁着曾祖母午睡的时候偷偷跑了出去,曾祖母起来没见到老伴,着急地满屋找。我宽慰曾祖母说:“别着急,你老伴儿呀,给你准备惊喜去啦。”

话刚说完,曾祖父就捧着一大束花回来,手里还拎着一大袋子糖火烧。曾祖父像个害羞的小男孩,把头扭到一边说:“所有买花的人里我是岁数最大的,卖花的老板问我这么大岁数还给老伴儿买花呀?我说这算啥,我到九十九岁照样给老伴儿买花呢!”曾祖母也不好意思地低头笑,一边说曾祖父净花没有用的钱,一边找最好看的花瓶把花插上,喜欢得不行。

曾祖父知道曾祖母爱吃糖火烧,那天一口气买了二十个,还学着年轻人在上面撒了玫瑰花瓣。二十个糖火烧我们吃了好几天,曾祖父的这一次“浪漫”够他得意了好几年。

曾祖父曾祖母每天下午都会坐在阳台上读书看报,半晌不说一句话。曾祖母一打手势,曾祖父就能通晓曾祖母的意思,起身端茶倒水。有时,我也跟着坐在旁边,感觉踏实又温暖,也许这就是岁月不败的爱情。

可能命运眷顾良善的人,曾祖父和曾祖母都十分长寿,在走过金婚之后也各自离开得很安详。

岁月如歌

向南的房屋

徐丽琴

阳光透过落地窗帘,投射在屋子的角角落落:书架和架上齐整的书、看书孩子单薄的背影、孩子身下柔软的坐垫,黎明前才熄灭的台灯,此刻,又被阳光点亮了。

这是二楼的书房,站在楼梯口,映入眼帘的,全是书。

楼下,是客厅餐厅厨房以及这幢坐北朝南房屋主人的卧室。

窗明几净。

厨房清爽,起过油烟后,台面仍旧一尘不染锃光瓦亮。老爷子的专属茶具,有客来,上座,泡茶,聊天,国事家事天下事。客厅中央的大电视机,不识字的老母亲可以语音换台。

最好的,还数院子里那架秋千,晃荡悠闲自得慢时光。秋千下一方泥土,脚丫探路,偶遇原始厚实的大地气息。周围花草,绣球铁线兰木槿月季栀子。也有丝瓜南瓜冬瓜,茄子紫苏小葱大蒜,一旁再搭个葡萄架,引得鸟儿叽叽喳喳,流连忘返。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信手拈来,从无间断。

院墙下,棕树、鸡爪梨树、桂树、玉兰树,对了,还有枣树。小时候最馋芳芳家的夏天,站在枣树底下,随便捡着,腰滚肚圆。再来一棵衢橘树,香遍深秋和初冬。春夏的墙头,须得有爬山虎绿意葱茏,凌霄花一片碧绿中更兼点点鲜红。

三楼阳光房,衣服晒得通透。里面房间有乒乓球台,合上书页,打球。另外的房间,供家中中老年妇女跳操、做瑜伽。

三家人住一起,我负责烧饭打扫,你们安心上班。

打断遐思的,是母亲。喝完一碗草药,转身,她在尚无暇清理老屋拆去留下的钢筋水泥废墟旁边坐下来。

房屋朝南坐北,儿孙好享福。

说这话时,她面颊红润,嗓音清亮,有着近些年难得一见的好神气。

从小到大,没过过今年这么舒坦透气的日子。

母亲不说,我不知她欢喜新造的房屋至此。尽管之前,她不止一次提及要攒钱,把朝西的老屋换个方向,换成她心目中的样子,坐北朝南。

从一层楼到两层楼再到结顶盖瓦,断断续续间隔了许多年,因此,这座母亲用收废品换来的钱打下的地基,由少年的姐妹俩积极参与搬砖、拎水泥桶、踩着竹片子上上下下奔跑建造起来的砖瓦房,不久便显露出它的弱不禁风。

我们要忍受房子朝西的先天弊端:冬寒夏热。遇久雨暴雨天,有水流顺着墙角汩汩而下,给日常起居平添烦扰,更侵蚀家具及收纳的衣物书籍,霉斑点点,不堪入目。

向南的房屋,恍如一块心病,顽固而执着地,陪着母亲跨入了花甲之年,无力改变。再后来,母亲便鲜有提起,即使周围白墙青瓦争先恐后冒出来,母亲也只是一声叹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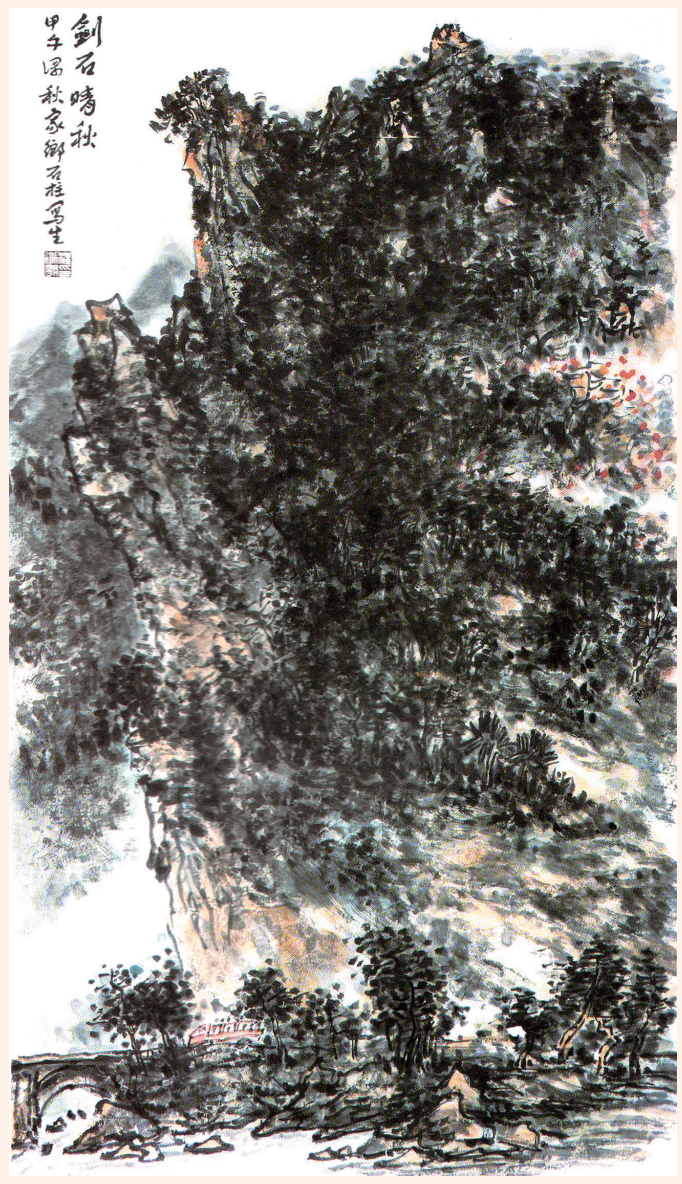
叹息声里,有深深的无奈。那年,她被好友欺骗,弄丢了自己攒下的十多万块钱,也弄丢了余生的寄托。

母亲的精神每况日下,和老房子一样千疮百孔,苟延残喘。

那年年前,阖家团圆,闲话家常,各家都有盈余。于是旧事重提,一贯冲在前头的母亲,反而退缩了。我们姐妹打了包票,绝不占用他们的退休工资,不影响他们日常开销,也不要他们出工出力,母亲这才在清明过后,择一阳光灿烂的日子,欢欢喜喜地拉开新工程大幕。

平地起高楼,真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一天。

母亲的感叹很轻,宛如即将盛开在向南房屋前的花,清香,令人欣慰。



橘頌

刊头题字

周慧娟

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理事,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女书家委员会副主席,衢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画家简介

汪道明

1962年生,开化人,浙江省美术家协会、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开化县美协主席。

砚边絮语

说点赞

吴万夫

平素由于工作忙,再加上比较懒散,我不大发朋友圈。发朋友圈有劳朋友们点赞,于我是一件过意不去的事情,因此能不发朋友圈的,尽量少发。一般情况下,我也较少转发朋友发的朋友圈,不是我无情,主要是不想再给朋友们添麻烦。朋友圈堪比大江湖,若论及点赞之事,也是蛮“水”深的。粗略地梳理一下,点赞现象可归纳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种人,自己很少发朋友圈,但在朋友圈里总能看到他往来穿梭的身影,逢“圈”必赞。这种人古道热肠,侠肝义胆,无欲无求,图的是给朋友捧个场,自然落个好人缘。试想,每次发朋友圈都有这样的“铁杆粉丝”第一时间为你点赞,搁谁心头不涌起一股暖流?

第二种人,属于不甘寂寞、人微言轻型。他们有理想,有追求,希望通过努力获得成功展示自己的机会,心甘情愿地为某些“大人物”做“吹鼓手”“抬轿人”,乐此不疲地为他们点赞。这类人大多是寂寂无闻的,他们无法做到雪中送炭,但可以给你锦上添花,这是一群值得尊敬和礼赞的人。

第三种人,只看朋友圈,但不给你点赞。这种人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一种是对你发朋友圈说不上赞赏也说不上排斥,翻看朋友圈随机性很强,只当“沉默的看客”;另一种是心事比较缜密的人,喜欢在身后偷偷地观察人,看你发朋友圈仿若是在欣赏猴子表演,你的一切动态皆在其掌控之中;还有一种人是“爱发脾气的三角龙”,你的朋友圈发多了,或者是给你点赞、留言的人多了,抑或是你给留言的人回复多了,他都会生气。他生气的理由是,朋友圈系公共空间,不该被你一个人霸屏刷屏。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这种事生气大可不必。

第四种人,从不发朋友圈,也从不给任何人的朋友圈点赞。有人总结具有这种特质的人主要有三种情况:一是工作繁忙,身处高位的人;二是性格内向,缺少社交的人;三是务实低调,不喜炫耀的人。这三种人纯粹把手机微信当作一种辅助通信工具,“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一切皆“超然物外”。

第五种人,是业界的“大佬”,极少给朋友圈点赞。因为“大佬”“鹤立鸡群”,能力超强,理所当然享受被“众星捧月”的感觉。点赞须自愿,“大佬”能给你点赞的机会已经是对你最大的恩赐与抬举——当你足够优秀了,主动给你点赞的人自然也是络绎不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辈继续奋斗吧,向“大佬”看齐,向“大佬”致敬!

第六种人,只给对自己有用的人点赞。这种人深谙马屁之术,眼珠子始终往上看,对于一般人发的朋友圈,常常是选择性忽视。

有关点赞的话题还有不少,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点赞事小,影响心情事大。希望我的这篇小文不要给朋友们添堵,更不要有人对号入座。只要我们以一颗平常心看待点赞,朋友圈里亦能发现大乾坤。

微型小说

考试

毛香菊

临高考的前一天晚上,濮玉紧张得有点睡不着。

虽然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濮玉还是担心有什么疏漏。她在脑子中搜寻着可能忽略的东西,忽然想起了摘抄本。平时,她会把难背诵和难理解的文言句子整理在那。她翻开摘抄本,看了一会就有点焦躁了:内容太多,有点记不住。时间已很晚,她想起班主任的嘱咐,临考前一天晚上不要紧张、不要睡太晚,平时咋样就咋样。

“不能被这点小东西搞乱了节奏,谁说就能考到呢。”濮玉自言自语,“明天早上考前可以看一下。”

濮玉把其中的两页撕下来塞进裤兜,然后上床睡觉。

躺在床上,濮玉再一次提醒自己:明天一定不能出差错,要考出最好成绩。

濮玉五岁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爸爸去了远地,从此未再与母女俩联系过。妈妈为了濮玉没有再婚,十多年吃苦耐劳,把钱和精力都花在了濮玉身上。濮玉知道,唯有用优秀的成绩才能回报妈妈,可尽了最大努力,成绩也只排在年级的中等偏上一点。好在妈妈没有责怪她。这次,濮玉和妈妈一起商量好报考省城的A大学,毕业后做一名老师。班主任说濮玉考A大学很有希望,只要考试发挥出最佳水平。

“明天发挥出最佳……”濮玉在喃喃自语中进入了梦乡。

第一场考试,教室内异常安静,密集的书写声如寂静大山里缓缓流淌的涧水。

刚开始,濮玉非常紧张,两位监考老师温柔的声音、和悦的面容,让她绷紧的神经渐渐放松下来。她认得那位本校的监考老师,高一时教她语文的林老师。那时,林老师很喜欢濮玉。

濮玉做题还算顺利,做到默写题时,被一道题卡住了。她竭力搜索着脑子中的库存,答案似乎呼之欲出,但终究没出来。正想放弃时,她忽然想起昨晚从摘抄本上撕下来的两页纸,是的,那里有答案!可今天早上因为紧张竟然忘记看了。现在,它们就躺在自己的裤兜里。

濮玉悄悄把左手放在裤兜外按压了下,触碰到了那块有点硬的东西。她心里涌上一股燥热,脑门上发虚汗。进考场的时候,监考老师并不搜裤兜,金属探测仪也只对金属发出尖利的叫声。昨晚无意中放进裤兜里的纸团,现在变成了有价值的小抄!

作弊!天哪,这梦一般遥远的事情忽然之间就摆在濮玉的面前了!她之前从没干过这种事情,但知道有人干过,有同学趁上厕所蹲坑之机偷看准备好的小抄,然后回到考场继续答题。当然,那是极个别人平时自欺欺人而已。但是,今天是高考,多了这3分,可能就意味着有机会去A大学。

濮玉慌乱地胡思乱想着。她知道,这不是可以开玩笑的,如果被发现,天就塌了。

“怎么了?”林老师悄悄走到濮玉边上,微笑着问道。

“我?没……我……我想上厕所。”濮玉发现是自己失神把林老师吸引过来了,而且左手伸进了裤兜,把纸团握在了手心。

“我陪你去。”林老师叫来流动监考老师代替自己,陪着濮玉向女厕所走去。

濮玉左手插在裤兜里不敢动,快步走在前面,林老师紧随其后。进入厕所蹲坑位,濮玉迅速关上小门,抖索着把左手从裤兜里抽出来,那个纸团紧紧攥在手心。

“现在,要不要展开?要不要看?要不要看?”濮玉在心里问自己,心脏剧烈地怦怦乱跳,手不停地颤抖,额上的汗珠顺着苍白的脸颊滚落下来。

发挥最佳……A大学……作弊……濮玉的脑子里有千军万马在奔腾。不知不觉中,她松开攥着纸团的手,那团被揉得硬骨骨的东西赫然耸立在她的左手掌上,像一团白色的火焰,在眼前熊熊燃烧。

“濮玉,小心点。”林老师柔和的声音忽然在小门外响起。濮玉心里咯噔一下,抬头看时,发现蹲坑小门没有关紧,透过一条大缝,她看到了林老师站在蹲坑旁,面朝自己,两人视线相撞。濮玉仿佛被惊雷震到了一般,手中纸团落地。她脑子嗡嗡作响,一千个声音同时在对她说:完了。虽然一个字都没看到,但只要林老师从门缝下把纸团捡去,展开,那么什么A大学,什么高考,一切都统统泡汤了!

“嗯,马……马上好。”濮玉一边回答,一边慌忙解开裤子蹲下,眼睛死死盯着那团纸。起立后,她抹了把额上的汗珠,伸出脚把地上的纸团踢进蹲坑的排污洞,敞开蹲坑小门。

门外,林老师正微笑着看着濮玉。

回到考场,濮玉很快安定下来了。没有了那个纸团,仿佛丢掉了一颗定时炸弹,她反而觉得心安了。是的,那3分不属于自己,抓紧时间认真做其他的题目,把这3分从其他的题目里夺回来。她要把剩下的所有题目都做到最好。

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濮玉平静地扫视了一下自己的卷面:除了那道默写题,所有的答题空格都被她写满了,所有的文字里,都倾注了自己最真诚的努力。

濮玉走出教室时经过林老师的身边,林老师说:“这场考试,你赢了!”

“谢谢林老师。”濮玉看着林老师,眼里闪着泪光。